

胡璉的傳奇(上)

王成聖

(本文插圖刊第5、6、37、38頁)

前言

民國三十九年筆者應聘擔任圓山軍官訓練團政治教官，團中將星雲集，相互研討高深戰略戰術，率多執掌兵符之方面名將。已故金門防衛司令官，蜚聲中外的胡璉將軍亦屬其中之佼佼者。猶憶學員之中，對於胡璉指揮作戰，戰術戰略之精湛，極為推崇。於其半生戎馬，英勇事蹟，更是津津樂道。

民國四十年十月，胡璉將軍參加高級班第二期為受訓班附，筆者閱及他的自傳、日記，課餘之暇曾多次深談，對他謙沖和易的風度，好學不倦的精神，獲得極其深刻的印象。

民國六十六年胡將軍逝臺北，朝野震悼，筆者愴念故舊之餘，曾想撰寫一篇紀念文章，惟以事冗，遷延至今。年前承圓山軍官團學員隊同學蘇鑑兄交來一篇范君如駒所撰「胡璉將軍與金門」，記載甚詳而文情並茂，讀後深受感動，因而，濡筆草成一篇「胡璉的傳奇」，於中外雜誌六月號與范如駒君的大作一併刊出，以紀念胡璉將軍逝世十週年。

奮戰求勝初露鋒芒

胡璉號伯玉，民國前五年（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）生，陝西華縣人，早年讀書，受關學（張橫渠派）影響，崇奉儒家。長成後，見軍閥橫行，時事日非，乃與挽瀾澄清的壯志，遠赴黃埔入軍校第四期受訓，民國十五年畢業，次年升連長，參加北伐，剿共各役，升團長。

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中旬，胡璉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師六十六團團長，參加江西剿共之役，率領所部在黎川東沅寨附近，擔任游擊及對友軍的側翼掩護，與大股共軍遭遇。因為是遭遇戰，他對當面敵情並不十分明瞭；但他能在堅定把握以奮戰求勝的原則下，激戰一晝夜，將共軍擊潰。這一次胡璉以一個團的兵力扼守要點，力挫共軍第五軍團董振堂的兩個師，對剿共戰役有很大的貢獻，陳誠總指揮曾親自在電話中一再嘉獎他的功績。

這是一次以寡擊衆的戰役，能够獲勝，關係不小。因為當時福建以第十九路軍為基本武力的李濟琛、蔣光鼐、陳銘樞等，已經通電反對中央

，成立「福建人民政府」，正準備與江西的共軍合流，以「聯合抗日」為藉口，推翻國民政府，奪取政權。這一仗獲勝，阻止董振堂共軍入閩，對於中央能迅速順利收平「閩變」，有所助力，深得蔣中正委員長嘉許，手令升胡璉為少將。

抗戰軍興，胡璉率部參加淞滬會戰，於民國廿六年八月攻克羅店，升旅長。

民國廿九年，參加宜當會戰後，調升第九預備師師長。卅年底，由江西馳援福州，使閩局大定；卅一年調第十一師師長。

堅守要塞痛殲日軍

民國卅二年五月，日軍發動鄂西攻勢，妄圖奪取四川門戶石牌要塞，溯江而上，進窺巴蜀，結束對華戰爭。

當時，胡璉奉命率第十一師扼守石牌要塞核心陣地，由於外線各地友軍相繼失利轉進，日軍逐漸逼近石牌，十一師處於孤軍奮戰的境地。他以肩負重任，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，先書寄遺書與其家人訣別，以示毫無後顧之念。胡璉寄父親的信有云：

「兒今奉令擔任石牌要塞防守，孤軍奮鬥，前途莫測。然成功成仁之外，當無他途；而成仁之公算較多，有子能死國，大人情亦足慰。惟兒於役國事，已十九年，菽水之歡，久虧子職，今茲殊戚感也。懇大人依時加衣強飯，即所以超拔頑兒靈魂也。」

胡璉寄夫人曾廣瑜女士信云：

「軍人以死報國，原屬本分，故我毫無牽掛，僅親老家貧，妻少子幼，鄉關萬里，孤寡無依，稍感戚感。」

耿耿精忠，誠足以動天地泣鬼神。

當戰事慘烈進行中，我江防軍吳總司令，曾不斷以電話勸勉他說：「援軍在途，努力作戰，石牌無恙，全局皆贏。」

陳誠長官也打電話深致關切慰勉之意，問胡璉：「有無困難，有無把握？」他答覆說：「我師官兵士氣極旺盛，前線作戰情形良好，我雖孤軍奮鬥，亦無困難。我十一師乃革命基本部隊，我也隨長官至久，今日之事，全師官兵，共為一死，以報國家而已。然我堅信敵人若欲突破西陵峽口，必須踏着十一師官兵的屍體而過。否則敵雖屍堆如山，血流成渠，也難望見巫峯夔嶺。」

統帥期許必成良將

當戰事危急時，蔣中正委員長曾有電令給胡璉：「石牌乃中國之史達林格勒，離此一步，便無死所。中華男兒，當有與蘇聯紅軍相互輝映之義務與權利。」他敬謹的答覆：「決不辱命！」他率部浴血奮戰，堅忍支持，自五月廿六日

起，打到卅一日，日軍以數倍之衆，兼有海、空軍支援，連番瘋狂猛撲，且曾一度施放毒氣。我十一師官兵在他督率之下，前仆後繼，反覆搏鬥，敵軍屍滿山谷，血流成渠，始終搖撼不動我「胡家軍」，乃於五月卅一日夜間敗退而去。

胡璉一面派隊追擊，坐符戰報；一面填詞抒感，詞云：

「風蕭蕭，夜沉沉，龍鳳山頂一征人，為報黨國恩，堅定不逡巡。壯志凌霄漢，正氣耀古今，蟬蛸寄生能幾時，奈何珍重臭皮身。吁嗟乎，男兒不將俄項趨風雲。」

「山莽莽，陣森森，西陵峽頭一征人，雙肩關興廢，舉國目所巡，賢哲代代有，得道鼎古今，戰場功業垂動久，不負堂堂七尺身。吁嗟乎，丈夫豈不立志上青雲。」

戰後論功行賞，胡璉與上級長官，均奉頒青天白日勳章。稍後，蔣委員長親臨在恩施舉行的軍事會議，聽取胡璉的作戰經過報告後，當面嘉勉他：「將來必成良將」，旋升第十八軍軍長。

戡亂剿共常勝將軍

抗戰勝利，民國卅五年秋，胡璉率領的第十八軍改編為整編第十一師，開進中原戰場，參加戡亂。在此前後二、三年中，國軍喪師失利者很多，惟有所率領的部隊，與共軍悍酋劉伯承、陳毅等週旋，不但從未失利，而且越戰越強，迭

予共軍重創。

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初，他和邱清泉的第五軍在魯西的鉅野、金鄉、城武、荷澤的邊區，並肩作戰。

共軍劉伯承以陳載道的第二縱隊九個團，固守龍瑯集，誘致邱清泉的第五軍（六個團）前往攻擊，使十一師孤立，劉伯承乃親率陳錫聯、楊勇、韋傑等三個縱隊廿七個團，攻擊十一師，以後退包圍、分別割裂、夜暗襲擊、人海猛衝等慣用戰法，妄想消滅十一師。

胡璉率十一師的五個團（另一團未參加）沉着應戰，多方破敵，整整打了十天，不但屹立不搖，而且予敵重創。結果劉伯承無力續攻，自行撤退。

民國卅六年七月以前，共軍陳毅於孟良崗消滅國軍整編七十四師；七月，國軍發動沂蒙山區會戰，進攻陳毅老巢南麻，先用錐形突破戰法，以十一師為錐端，一舉攻克南麻；再以南麻為鈞餌，堅工同守，吸引陳毅以其第二、六、七、九及快速縱隊九萬餘人圍攻；其他國軍，則自外圍同師夾攻陳毅，與其決戰。胡璉率十一師血戰七晝夜，斃敵二萬餘人，將陳毅擊敗。同時，國軍反包圍態勢也已形成，陳毅乃向濰縣撤退。十一師以戰績優異，獲蔣中正主席頒發獎金五億圓。

是年九月，胡璉又與陳毅親率的第三、四、六、八等五個縱隊五十四個團，在曹縣以南的大義集遭遇，激戰數日，又獲大勝。

經過鉅野、南麻、曹縣三大戰役，陳毅、劉伯承等畏胡璉如虎，識之為狐，特別成立一個小

組，專門研究「如何對付胡璉」的戰法，想出了一條「拖死胡璉」的詭計，從此不再與胡璉作大規模戰鬥，而用聲東擊西、到處流竄戰法，迫使他疲於奔命。

民國卅七年，胡璉已因功升任整編第十八軍軍長，機動控制於平漢路南段鄭州、信陽地區，策應徐州、華中兩剿共總部，轉戰中原。他衡量敵我狀況，改變以往扼守要點的戰法為機動攻擊，自行解決戰局，不再依賴友軍來援。民國卅七年春，他即以此新戰法，將劉伯承的第十二師消滅。

他不但巧妙的運用戰術思想，攻、守、進、退不拘常形，使敵人無從捉摸；同時也對共軍戰法，研究透徹，曾手撰「關於陳毅匪軍」一書，作為克制共軍的參考。

胡璉機智勇敢，料敵如神，馳騁戰場，所向披靡；部屬對他敬仰信賴，樂效生死；所以一般人稱譽他為「常勝將軍」。

空降雙堆集之圍

民國卅七年七月，國軍以整編第十八軍為基幹，成立第十二兵團，除十八軍外，轄整八十五師、整三師、整十師（稍後師均改為軍）。以黃維為司令官，胡璉、吳紹周為副司令官。

當時在重疊的職務交接時，胡璉曾再向黃維強調「注重實力，改變戰法」的重要，並且表示：

「如果進退有據，由第十八軍及第十軍，共五師十五團之衆，再加上砲車及戰車，集中對陳毅、劉伯承其中任何一股，均可使之無法承受。

。再在分合之際，更應注意，分而不能合則孤，合而不能分則糜。」

十月，胡璉因父喪回家（十八軍軍長兼職，由楊伯濤接任），臨行時，猶以「不能被圍」為誡。

十一月六日共軍進攻徐州東線，徐蚌會戰開始。十一日西線邱清泉部奉命東援黃百韜，第十二兵團亦奉命自平漢線以急行軍東出，參加徐蚌會戰。

共軍得此情報，除以陳賡部向徐州西南進攻，牽制邱清泉部外，劉伯承並率全軍由黃口南下，一面攻陷徐州以南交通要地宿縣，一面在渦河以北地區佈成袋形陣地，靜待第十二兵團入彀。當第十二兵團到達蒙城之日，適為黃百韜被圍危急，邱清泉全力赴援，遭受阻撓之時；胡璉曾以急電建議黃維：

「兵團宜續東向與同鎮李延年兵團切取聯繫後，並肩沿津浦線兩側向北推進。不然，則宜就渦河以南選擇有利地形準備決戰；兵團主力不可再向渦河以北挺進。」

副司令官兼八十五軍軍長吳紹周，也向黃維建議在蒙城留一個軍，以防中途被圍。

黃維沒有採納他們的建議，下令三軍渡過渦河向北推進，於是鑽進了劉伯承早已佈成的口袋。等到十一月廿五日兵團主力進抵南平集地區，即遭受共軍攻擊（當時黃百韜兵已敗潰三日），才意圖向東南靠攏李延年兵團後再行北上，但為時已晚，退至雙堆集，即已陷入重圍。

我統帥部以徐州東線已破滅，南邊補給線被

切斷，而來援的十二兵團又被圍雙堆集，遂決定放棄徐州，令尚存的第二、十三、十六等三個兵團作迴旋運動，向西南突擊共軍，以解雙堆集之圍，然後退守淮河，再圖振作。

徐州各兵團於十一月卅日夜撤離徐州，向蕭縣、永城前進，沿途難民、學校機關人員爭先恐後；而道路崎嶇，泥濘處處，車輛前進極為遲緩。且共軍復從各方面集中兵力阻撓截擊，因此，未能與雙堆集被圍之師取得夾擊共軍之勢。

十二月五日，雙堆集情勢緊急，蔣總統中正命令胡璉乘小型飛機降落十二兵團部，作最後努力。胡璉臨危受命，抱病成行。抵達雙堆集後，連夜接通全軍營級以上電話，向官兵訓話，激勵全軍同志同生死、共患難，士氣大振。十八軍並連夜抽調兵力，向共軍反擊，連克十數村莊。可惜交付友軍接防，又遭棄守。

戰至十二月中旬，彈盡援絕，第八十五軍一〇師廖運周叛變，八十五軍陣地被突破，牽動全局，導致全部崩潰。

當時只有一部戰車，胡璉請黃維乘之先行；黃維以胡璉有病，要他先行，結果胡璉乘車冒著砲火負傷衝出，後面的人就來不及突圍了。

受命再練十二兵團

國軍第十二兵團自雙堆集挫敗後，收容官兵八千餘人。民國卅八年大局逆轉，蔣中正總統下野前，手令國防部：「予胡璉以名義，成立三個軍。」二月，胡璉奉命任第二編練司令部司令，下轄第十、十八、六十七等三個軍，所有幹部兵

員，除收集舊部外，另由浙、贛、閩三省撥徵七萬五千人。

當時共軍大集江北，隨時準備渡江。胡璉洞察京滬守備情勢，深以為危；乃將編練司令部設於浙江衢州。不久，編練司令部改為第十二兵團，移駐江西南城，編練新軍。

惟浙、贛、閩三省均無兵員可撥，武器裝備也無來源，胡璉乃商得江西省主席方天的贊助，提出「一甲一兵，一縣一團，三縣成師，九縣成軍」的徵兵辦法，在贛南徵兵。由於設計周詳，進行有效，不數月間，全部徵齊。他再逐漸設法，獲得武器裝備的補充，即編即訓，邊戰邊練，很快的把贛、閩、粵邊區的散匪士兵和叛變的地方團隊肅清。

他治軍作戰之餘，又設立「怒潮學校」，集中隨軍流亡的知識青年，訓練培養軍政幹部。

有人對十二兵團不諒解，他說：

「我們都是革命的忠實同志，絕非貪生怕死之輩，今日救兵團，即所以救國家，我敢斷言，有十二兵團就有臺灣，有臺灣就有中華民國。」

在十二兵團軍官訓練團的大門上，寫出他的決心：

「成功則創造出莊嚴華麗的國家，共享安樂；失敗則同拚一死，共殉吾黨光輝之主義。」

憑著這種精神，使他的編練司令部成為當時十五個編練司令部中績效最顯著的一個，同時改編恢復後的十二兵團，也是戰力迅速增強的一個兵團。

民國卅八年十月，共酋陳毅集大軍於浙、閩

沿海，叫囂「堅決打金門，渡海攻臺灣」。胡璉全軍正集中於粵東潮、汕地區，待命機動出擊，奉命出任舟山防衛司令，主力一部往舟山，一部增援金門。航行途中，廈門陷落，金門吃緊，胡璉奉命又改派為金門防衛司令，率大軍轉往金門，遂有古寧頭大捷。

他對古寧頭之戰，並不居功，他以為這一仗前半段指揮官是廿二兵團李良榮；而實際身當前敵，出力最大的是十八軍軍長高魁元及十九軍軍長劉雲瀚、十八師師長尹俊等人。

但他以為這一仗其所以得到徹底勝利，是因為：

「把敵人的錯誤都捉到手，把我們的長處發揮到極點，決定了金門不被奴役的命運，也樹立了國民革命轉敗為勝的基礎。」

他在「金門憶舊」一書中，描述當時國軍作戰英勇的狀況，他說：

「在這場戰爭中，團長陳以惠、孫竹筠率部沿海邊，猛打直衝，不但斷了敵人歸路，而且燒了敵人的船隻，俘虜了近千人的船隻。團長楊書田、林雪嶠、唐俊賢及文立徽，率部正面攻打敵人，緊迫硬拚，使敵人不能恢復組織成陣線。團長李光前、廖先鴻是側翼的勁軍，在我軍左翼向敵人迂迴包圍，掩襲敵人側背；尤其李光前身先士卒，殉身陣前，而所部依然雄關不喪。」

這些勇猛的將領，是胡璉在很多優異的將校軍官中，選拔出來的得力幹部，可以看出他自行領導十二兵團以來邊訓邊戰，短期內再成勁旅的卓效。（下期續完）

少年行 全一冊

曹志源教授 著
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

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，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，對多年以來社會動亂，國家災難，戰時年幼從軍，軍中生活趣事，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，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。要目有：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。附錄：金沙坡之憶、祖國的召喚、世界粗話大觀、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老少各界咸宜。三十二開本，二百五十頁，十餘萬言，定價一三〇元現已出版歡迎購閱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